



文選

和
1505
5



和
門
號 505
卷 5



六臣註文選卷第九

明治三六年
九月六日
購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畋獵下

長楊賦 并序

楊子云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善無發 入南山 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欲敘作

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 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未始三年

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略誤。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也。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以右內史更名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濟曰：上主上也。謂成帝言明年將誇。胡今年秋則發人入山捕禽獸，明歷時廢農也。西自襄緝，東至弘農。南歐五臣漢中善曰：襄斜谷名，梁州記曰：乃石城，沂斜長四百七十里。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翰同善注。張羅網置。罟捕熊羆，麋豬，居虎豹，狝又獲，狐兔，麋鹿。日善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毛大如筭，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羆也。廣雅曰：狝，雌也。尾

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獮似獼猴，豹形如虎，而圓文。鄭玄曰：鳥，苦曰羅。良曰：皆獸名。車

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囚禁罪人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三輔黃圖曰：長楊宮有射熊館，在盤屋。銑曰：檻車，載獸車也。長楊宮名。射熊館，名載獸輸納於此也。以網為周法。祛

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

觀焉。善曰：李奇曰：陟，避禽獸圍陣也。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也。廣雅曰：搏，擊也。何曰：陟，圍陣也。言以網周圍，放縱禽獸於其間。銑曰：搏，執也。其執獲者，任取而歸之。是時，主上自臨望。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

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

之

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善曰韋昭曰翰筆也翰林曰有士有林是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胡廣云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濟曰人皆驅獸不得收稼穡也翰曰言林比其茂也子者男子之通稱借以為主客而諷焉藉借也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王之養民

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善曰顏監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

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千仞廣十里西都賦曰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向曰扶風郡採卓名太華山名言命數郡人驅擁禽獸也

截截辭五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善曰服虔曰截辭池陽北顏監曰截辭即今謂差戾也說文曰弋槩也

又曰紆紕也辭音齧良曰紆屈也置網也言採截辭為繫網擲取南山周屈為網明獵場廣遠也羅千乘於林莽列萬

騎於山隅帥軍蹕五臣祛音祛錫戎獲胡善曰漢書音義

曰蹕聚也顏監曰蹕足蹕也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賜戎令胡自獲之胡戎一也變文耳蹕音萃

方言曰蹕蹕踴也向曰乘車也騎兵騎也萃聚也祛圍陣也錫賜也戎亦胡也皆羅列於山林之間帥軍士聚為圍陣胡人所獲禽獸皆以賜之

搃厄熊羆拖徒可切

他音豪豬善曰說文曰捉搃也搃與扼古字通於

名獸木擁搶纍聖以為儲胥善曰顏監曰胥須也高其儲畜以待所須

名獸木擁搶纍聖以為儲胥善曰顏監曰胥須也高其儲畜以待所須

也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槍七羊切纍力委切也藩籬也擁禽獸使不得出也此天下之窮

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產

五臣至矣而功不圖善曰古今字詁曰產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

之所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何曰

勤勞也不圖無益也言擾亂廢農勞苦至甚而以無益之事為功者也恐不識者

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五臣作遊內之則不以為乾

豆之事豈為民乎哉善同濟注齊曰恐不識事之人但見為娛樂不為

乾豆若此豈是天子為人哉禮記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魏都

賦曰顯仁翌明燕用玄默澹泊與澹泊同老子曰我獨怕然而未兆說文曰怕無為也廣雅曰

憺怕靜也論曰玄默無事也澹泊清淨也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曰

露暴露也良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

急務蒙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昧幼少之象也前年獵長

楊故言數齊曰蒙謙稱翰林主人曰吁客何

謂茲邪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也說曰吁歎也主人答客云客謂此為是

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

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知其外向曰言客不能周知此事

僕嘗倦五臣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

客自覽其切焉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也張

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齊曰言利害之事我亦屢談今則倦矣不能審說將為客略舉

大都客自觀其近者而明之客曰唯唯津水主人曰昔有疆

秦封豕其土窳鳥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

牙而爭之善曰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窳窳類貍虎爪

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

謂六國良曰唯唯猶諾也濟曰喻秦之君臣也相與磨礪爪牙爭害于人也豪俊

糜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善曰廣雅曰糜醴也毛詩曰羣黎百姓爾

雅曰康安也翰曰豪俊謂秦末陳勝項籍之流也言天下若秦若此皆起兵若糜之沸雲氣

之亂百姓為此而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運天關善曰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毛詩曰乃眷西顧孔安國

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維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

注曰順斗極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又星經曰牽牛神一

名天關也良曰帝天帝也斗極天關皆星也言上天眷顧而命高祖我高祖奉天命順斗極

如天關星之運橫巨海漂崐崙善曰橫度大海也漂搖蕩之也

轉以討暴亂匹昭切濟曰橫至漂疾也言高祖兵威東至自巨海西自崐崙可使卒疾而至提劍

而叱之所過麾城斬監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

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

低 蹇 年 生 蟣 蟲 乙 所 介 冑 被 霑 汗 音 寒 協 韻 善 曰 顏 監 曰 擗 舉

手 擬 也 蒼 頡 篇 曰 擗 拍 取 也 鄭 玄 禮 記 注 曰 擗 之 言 芟 也 字 林 曰 擗 山 檻 切 頭 蓬 髮 亂 如 蓬 也

說 文 曰 鞮 蹇 首 鎧 也 韓 子 曰 攻 戰 無 已 甲 冑 生 蟣 蟲 鄭 玄 禮 記 注 曰 介 被 甲 也 孔 安 國 尚 書 傳

曰 冑 兜 蹇 也 鞮 蹇 即 兜 蹇 也 鞮 丁 奚 切 蟣 居 綺 切 冑 兜 蹇 也 鞮 蹇 即 兜 蹇 也 鞮 丁 奚 切 蟣 居 綺

間 若 芟 刈 城 邑 下 虜 將 帥 降 取 旌 旗 竟 日 之 戰 不 可 盡 記 者 言 多 也 擗 芟 殫 盡 也 向 曰 言 不

暇 梳 頭 不 及 食 食 生 蟣 蟲 被 霑 汗 者 連 以 為 去 年 戰 不 得 解 甲 也 此 為 人 勤 除 害 也

萬姓請命乎皇天 善 曰 淮 南 子 曰 高 皇 帝 奮 袂 執 銳 以 為 百 姓 請 命 于 皇 天

家 語 曰 孔 子 曰 分 於 道 謂 之 命 王 肅 曰 分 於 道 始 得 為 人 也 良 曰 言 人 不 勝 其 苦 故 高 祖 為

請性命 廼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 善 曰 方 音 於 天 也 廼 展 民 之 所 屈 振 民 之 所 乏 曰 展 申 也

誦 古 屈 字 也 賈 逵 國 語 注 曰 規 億 載 恢 帝 業 善 振 救 也 齊 曰 各 遂 其 情 也 規 億 載 恢 帝 業 曰

杜 預 左 氏 傳 注 曰 恢 大 也 翰 曰 規 謀 也 千 萬 曰 億 恢 大 也 謀 長 久 之 道 以 大 帝 業 七 年

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善 曰 高 祖 五 年 誅 荆 呂 六 年 善 曰 高 祖 五 年 誅 荆 呂 六

雅 曰 密 靜 也 逮 至 聖 文 隨 風 乘 流 方 垂 意 於 至 齊 曰 如 助 曰

寧躬服節儉綿衣不弊鞞鞞不穿 善 曰 隨 風 乘 流 言 順

從 高 祖 之 風 流 也 綿 衣 革 鞞 言 不 穿 不 弊 不 更 為 也 漢 書 東 方 朔 曰 孝 文 皇 帝 身 衣 衣 練 之 衣

履 革 烏 六 韜 曰 堯 衣 履 不 弊 盡 不 更 為 服 虞 曰 鞞 寫 也 濟 曰 逮 及 也 聖 文 文 帝 也 隨 風 乘 流

言 便 易 也 留 心 於 至 安 之 道 躬 行 節 儉 阜 衣 皮 履 不 弊 穿 盡 終 不 為 也 寧 安 服 行 也 綿 衣 阜 衣

革鞞皮履也。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瑋瑁

而疏珠璣新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

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善作衍

之樂憎聞鄭衛幼要妙之聲善曰晏子曰土

鏤廣雅曰疏遠也字書曰璣小珠也爾雅曰玉

謂之瑀又曰治玉曰琢也廣雅曰斥推也禮記

曰絲竹樂之器也宴衍雅聲也又曰鄭衛之音

亂世之音也向曰大厦大屋無文不為文飾

珠寶之翫麗靡之色芬芳之氣是以玉衡正而

邪淫之聲皆不御聞也斥去也

太階平也善曰韋昭曰玉衡北斗也春秋元命

帝六符經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

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

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正

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

太平翰曰玉衡斗星也太階三其後重嚮作

階星也此三星正平則天下太平

虐東夷橫孟叛羗戎睚五皆助閩曼越相亂善

服虔曰熏鬻堯時匈奴也東夷東越也一云呂

嘉殺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橫縱也晉灼曰睚

皆曠日兒也又猜忌不和兒漢書曰立無諸為

閩越王又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他孫胡為南越

王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濟曰其後謂

武帝時也熏鬻匈奴也虐害我邊人也橫叛縱

橫反叛也羗與戎有睚皆之離閩

與越互相攻伐也睚皆相怒之兒

遐氓為之不

安中國蒙被其難善曰韋昭曰氓音萌萌人也

安靜中國征役亦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

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銑曰聖武武乃

帝也勃然而怒於此整其軍旅也爰於也

命驃衛 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

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 汾云 五臣作 沸渭雲合

擊匈奴 濟同善注 電發 善曰汾云沸渭眾盛兒也汾音紛

流機駭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 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輶

輶 善曰應劭曰輶輻匈奴車也音義曰穹廬旃帳

善曰服虔曰輶輻百二十步兵車或可寢處 向

日震霹靂也 腦沙幕 五臣 肱余吾 善曰服虔曰

沙漠余吾水名北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

出焉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在朔方北鄭氏曰

折其骨使髓膏水通俗文曰骨中脂曰髓古髓

字 良曰沙漠地名破其頭以腦塗其地析其

骨使髓 遂躡 五臣 乎王庭 善曰孟康曰匈奴王

入其水 銑曰遂北至于 驅橐 駝 五臣 燒煨 覓

踐也 匈奴王之庭以獵也 驅橐 駝 五臣 燒煨 覓

音驟 善曰張晏曰煨 蠱 乾酪 母燒之壞其

太馳也 驅之以歸煨 分犁 五臣 單于磔 裂

屬國 善曰韋昭曰黎割也 顏師古曰凡言屬國

日單于廣大之兒也 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廣雅

日磔張也 漢書曰置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韋昭

日外國羗胡來屬漢者也 齊曰屬 夷 亢 五臣

國屬匈奴之國者 分割磔裂破也 夷 亢 五臣

谷拔

五臣作跋蒲未

鹵莽

古刊山石

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

莽也

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鄭玄禮記注曰刑

削也

拔莽削石以通道良曰言兵騎平其坑

其山石以通道路也

蹂

如屍輿

斯

係累平老

弱

善曰服虔曰蹂足踐尸也顏師古曰死則蹂踐其屍破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輿斯輪踐其

斷徒也

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翰曰死者蹂踐其屍斯役之徒以

輿輪輾之老

咬

五臣作吮

齧

齧者金鏃淫夷

者數十萬人

善曰如淳曰吮括也孟康曰齧者括及鏃所中皆為創癥處如氏之說以為箭

金鏃過傷者甚衆也服虔曰者鬣傷者或不積

內未出其瘡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藜若鬣焉孔安國尚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夷傷也

齊曰吮稍也齧牙也齧者淫夷皆傷也言稍及牙所中皆成瘡及被金鏃所傷者蓋

數十人皆稽顙樹頷

扶服

蛾伏

五臣作匍匐

日叩頭

時頂下向則頷樹上向也說文曰匍匐

手行也

扶服與匍匐音義同蛾伏如蟻之伏也

蛾古蟻字

銑曰頷額也稽顙手至額也叩頭時頂向下則頷樹上向也頷耳下骨也匍匐手

行二十餘年矣

五臣無矣字

尚不敢惕息

善曰漢書

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

惕息疾喘息也

說文曰息喘也

兵四臨幽都先加

善曰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

良曰天兵漢之兵也稱天者重其威也臨於四方先加於匈奴矣幽都北方匈奴所居

迴

戈邪指南越相夷

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

為興師往討閩越

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

翰曰戈亦兵也

南越自相夷殺以歸靡節西征羌魏

北蒲東馳

善曰服虔曰魏夷名也漢書曰或曰

節所杖信節也

向曰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靡按也皆東馳入朝也

黨之域

善曰絕遠也齊曰遐疏皆遠也域國也

德所不綏

善曰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良曰上仁茂德古之有道若也不能

安者願安於漢也

莫不躄足抗首

善曰服虔曰躄舉足也音矯

請獻厥珍

皆舉也言其舉手足願來獻其珍物也

使海

內澹然

善曰廣雅曰澹安也徒濫

城之災金革之患

善曰史記士蔦曰邊城少寇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

革之事無避也禮歟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

濟曰金兵刃也革甲也

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

所覆莫不沾濡

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斗威儀

曰帝者得其華英王者得其根

八區八方之區也禮記曰天之所覆難蜀父老曰羣生濡濡

矣向曰言成帝之德若此兼包書學之林聖

人之風如雲靡靡而進沈浮言輕重得中洋溢

猶盈溢也八區無不沾及者言德化廣遠也

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

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

戒所物靡盛而不虧

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注曰殺滅

也文于曰物盛則衰

翰曰樵夫採樵之

同

賤者笑其不稱帝化銑曰言王上之意以為人理無有崇高而不隆殺者盛滿而不虧損者
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善曰顏監曰肆放也不

平則慮險安則慮危良曰肆弃也言**廼**五臣

戒慎之甚今所以獵長楊非徒然而已**時以有年出兵整與竦戎**善曰時言不常也穀

熟為有年方言曰西秦之間相勸曰聳竦與聳

古字通濟曰乃時猶向時也言我向時以有**振師五柞**習馬長楊

年出兵者將以整車也**簡力狡獸校武票**善

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整

厓有五柞宮也良同善注**簡力狡獸校武票**善

五臣作票**簡力狡獸校武票**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

武妙切**簡力狡獸校武票**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

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翰曰影疾

也言考校武力之士比之輕疾之禽校壯之獸

以威**廼萃然登南山瞰鳥弋**善曰晉灼曰萃集

夷狄**廼萃然登南山瞰鳥弋**善曰晉灼曰萃集

國鳥弋最在西西域傳曰去長安萬二千二百

里其地暑熱莽平近日所入曠雅曰瞰視也

銑曰然助句也言天子集於南山之**西厭**五臣

上瞰視鳥弋國也鳥弋極西遠國名**西厭**五臣

月蝟**東震日域**善曰服虔曰蝟音窟月所

服也爾雅曰震懼也厭一涉切良曰月窟月

出穴也在西日域日出處在東言聖德遠及月

窟日域皆厭**又恐後代迷於一特之事常以此**

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

五臣作畋**獵陵夷而不禦也**

善曰顏監曰禦止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

于二世天下土崩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章句

曰四平日陵爾雅曰禦禁也向曰言主上既

出獵欲以示兵於外國乃一時之事耳又恐後

代迷於一特之事常以此

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

獵陵夷而不禦也

代子孫迷惑不知反以國之大務荒淫敗儻是

遂至陵夷而不能禁禦此雄微諷之詞矣

以車不安朝 善曰韋昭曰不暇稅駕支車也張

日未靡旃從者彷彿 五臣作

五臣屬而還 善曰從者彷彿委釋而迴旋王逸

楚辭注曰朝支輪木日未靡旃言日未移旌旗

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

張以釋為委朝如振切彷彿或作髣髴古委

字也屬之欲切 翰曰猶是不息駕支車少留

日不迴靡旌旗言不移時也從者髣髴

髴之間委使屬車而還朝支輪木也

亦所以奉

太尊之列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及五帝之

虞 善曰太尊高祖也爾雅曰烈業也三王之田

文王三驅是也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

曰文文帝武帝三王謂湯於田解網也五

謂舜命益作朕虞也今皆反覆之令得其所虞

掌山澤

使農不輟耰 善曰韋昭曰

工不下機 耰所以覆種

顏監曰摩田器也晉灼云以耒推塊曰耰下女

功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工女下機 良

日耰以土覆種 言得其業也

婚姻以時男女莫違 善曰毛詩

片曰婚姻

失時男女多違也 向曰

出愷悌行簡易 善曰

毛詩

嫁娶以時則不違其志

出愷悌行簡易 善曰

毛詩

日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 鏡曰愷大也出大梯

矜劬勞休力役 善曰

毛詩

之道示於人簡略易行也

矜劬勞休力役 善曰

毛詩

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孫

卿子曰罔與力役無奪農時 齊曰憂人之苦

見百年存孤弱 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

存恤幼孤 翰曰憂

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

其耄老慙其惇獨

其耄老慙其惇獨

鼓之樂

五臣作懸鳴鞀

陶

磬之和建碣

一轄

磬之虛

善曰孟康曰碣磬之儀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有柄實至搖之以奏樂良曰帥令均其苦樂齊

曰鞀磬樂器名使之相和虞懸鐘架刻猛獸於其上碣磬

獸怒見戛擊善作鳴球掉田八列之舞善

韋昭曰拊磬也鳴球玉磬也韋昭曰戛擊作拊

擊也掉動也動八行之舞八列八行也酌允鑠

始看樂善音善酌善信善美善以善當善酒善帥善禮善樂善以善為善看

毛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又曰於鑠王師又

此義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善曰毛

雍在宮肅肅在廟又曰受天之祐爾雅曰歌投

頌吹合雅善曰服虔曰聲之相投也銑曰其

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善曰張揖曰詩云愷

濟曰勤情如此真方將俟元符善曰晉灼曰元

受神祇之勞資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善

曰元大也俟待延光于將來比

難蜀父老曰增泰山之封加梁延光于將來比

南之事榮乎往號善曰張晏曰往號三五也李軌法言

同曰言將傳光輝於將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

來比榮華於往古之號稻之地周流黎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

杭稻之地周流黎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

同

同

同

庶盛犹

由究

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浮過也說文曰杭稻屬也聲類以為杭不黏

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杭稻梨栗

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蹴踏馬芻說文曰莨草

薪也毛萇詩傳曰謂大也

銑曰芻莨皆草也

謂亦誇也衆庶百姓也犹獲麋鹿皆獸名言本意不在如此也

且盲者不見

謂亦誇也衆庶百姓也

謂亦誇也衆庶百姓也

謂亦誇也衆庶百姓也

謂亦誇也衆庶百姓也

謂亦誇也衆庶百姓也

尺而離婁燭

作燭

千里之隅

善曰莊子南榮

曰盲者不能自見

曰盲者不能自見

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遂音樞

豈可與盲者同哉

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

豈可與盲者同哉

豈可與盲者同哉

豈可與盲者同哉

不知我亦

將字

已獲其王侯

善曰說文曰曾

曰使胡人王侯慕我而

曰使胡人王侯慕我而

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

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

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

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

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

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

日發矇

五臣作蒙

廓然已昭矣

善曰體備法也禮記

曰昭然若發蒙矣矇

曰昭然若發蒙矣矇

與蒙古字通廓除兒

與蒙古字通廓除兒

與蒙古字通廓除兒

與蒙古字通廓除兒

與蒙古字通廓除兒

與蒙古字通廓除兒

我廓然

昭明也

昭明也

昭明也

昭明也

昭明也

射雉賦

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

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

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

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

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

徐爰注

爰曰晉邦過江斯藝仍廢歷代

爰曰晉邦過江斯藝仍廢歷代

爰曰晉邦過江斯藝仍廢歷代

爰曰晉邦過江斯藝仍廢歷代

爰曰晉邦過江斯藝仍廢歷代

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味而

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味而

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味而

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味而

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味而

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味而

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忘

涉青

五臣作清

林以游

五臣作遊

覽兮樂羽族之羣飛

爰

樂羽羣之類或羣或飛飲啄恣性也善曰七

發曰游涉平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鸚鵡賦曰羽族之可貴者良曰涉經也清林

清淨之林羽族鳥之族類也樂其得性也

聿

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羣

爰曰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

飾英麗莫過羣也羣雉也英者雄果之曰名者聲聞之稱也一本聿作偉善曰爾雅曰伊洛

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羣郭璞曰厲耿介羣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翰同爰注

之專心兮

五臣作修

雄豔之姱

苦瓜姿

爰曰厲嚴整也

好也美色曰豔言雉嚴整其不羣之性奮揚其雄豔之兒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

參赤氏切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銑曰厲嚴厲也耿介專一之心也修豐

也氣雄而色豔若此之好容姿也

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

分畿

爰曰巡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墳衍以為疆介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閒土

高且大者通之曰墳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主餘者雖衆莫敢為雉也此以上言雉之形性

也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同

濟同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

爰曰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

為青陽夏為朱明肇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良曰春為青陽告謝為春終也夏為朱

明肇始也始靡木不滋無草不茂

爰曰草木具榮濟曰靡

亦無

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掇革以改舊

爰曰蔚然初生

之莖耀其新暉，撼然陳宿之柯，變其舊色，言新舊咸茂也。撼彫柯兒也。向曰：莖，草苗也。蔚，初生兒。光耀而新也。陳，故也。柯，樹枝也。撼，然而落，改舊枝為新也。天泱泱，鳥以垂

雲泉涓涓而吐溜，爰曰：涓，清也。善曰：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兒。決，與英古字通。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溜，水流兒也。

翰曰：決，決雲兒。麥漸漸，以擢芒雉鷩鷩，而

朝雉，善作鷩古候反。爰曰：漸漸，含秀之兒也。朝雉，尚求其雌。雉，不得言鷩，鷩聲也。又云：雉之誤用也。案詩有鷩鷩，朝雉者，互文以舉雉。雉皆鳴也。此以上序節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良曰：漸，漸麥芒兒。擢，所箱籠以揭驕兒。

拔也。雉鳴也。所箱籠以揭驕兒，五堯古媒之

變態，爰曰：揭，驕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媒者，也。凡竹器箱方而密，籠負而疏，盛媒器。籠形者，養鳥宜負也。箱密者，不欲令見明也。言感展景之韶淑，樂山梁之榮茂，悟暈雉之奮逸，思騁藝之肆志，顧視箱籠，詳察驕媒，姿雅揭驕，意願得也。楚辭：揭驕字作拈，矯揭居桀切。善曰：楚辭曰：意恣睢以拈矯，王逸曰：縱心肆志，所意願高也。齊曰：揭，驕。驕，健兒。所視也。箱，籠之中見驕健之雉媒。奮勁，散以角搓，善作搓，憐悍

變態之狀也。奮勁，散以角搓，善作搓，憐悍

汗目以旁睽，音類。爰曰：散，脛也。角，邪也。搓，斫勁之脛，以利距邪。斫，斫其剛矣。之曰：旁視其敵也。隣，力新切。善曰：曹植：關雞詩曰：悍目發朱光。銳曰：散足，撓邪也。言媒雉奮勁之足，角邪而立。隣，怒目兒。言怒悍矣。之曰：以旁顧視也。鶯綺，翼而頰，善作經。搯，都灼繡頸而袞背

也。鶯綺，翼而頰，善作經。搯，都灼繡頸而袞背

也。鶯綺，翼而頰，善作經。搯，都灼繡頸而袞背

也。鶯綺，翼而頰，善作經。搯，都灼繡頸而袞背

也。鶯綺，翼而頰，善作經。搯，都灼繡頸而袞背

也。鶯綺，翼而頰，善作經。搯，都灼繡頸而袞背

也。鶯綺，翼而頰，善作經。搯，都灼繡頸而袞背

也。鶯綺，翼而頰，善作經。搯，都灼繡頸而袞背

也。鶯綺，翼而頰，善作經。搯，都灼繡頸而袞背

爰曰鶯文章兒也詩云有鶯其羽真如綺文輕則赤也過肥也灼盛兒也頸毛如繡背如袞章言五采備也善曰肥音陞齊曰過解也灼明也言翼如綺之文章髀帶赤色頸如繡采之明背若

袞服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音耐協曰鬱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鳴思見野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向曰軒翥將飛兒言鬱然將飛而有餘怒思為長鳴呼其野敵爾乃掌

婆善場挂翳停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五臣料戾以徹鑿表厭伊

躡以密緻陳二反爰曰擊者開除之名也今地為場挂翳於草停僮翳兒也葱翠翳色也挂株庾切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葉上則蕭森下則

繁茂而實稠繆輕利也婉轉稠繆之維長小而微也厭躡重而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木無別內視洞微多所覩見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善曰廣雅曰擊除也翰曰乃除其場挂其翳以待野雉傳僮葱翠翳形兒插以栢葉使參差

文如鳥翮又似魚鱗之相次望之者若草樹森茂執之則婉弱輕利料戾小窻隙也厭躡重布也其裏則有小隙可以徹鑿於外其表則以重布密緻不

見其內也恐吾游五臣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爰曰遊雉媒名江淮謂之遊遊者言可與遊也言既芟場挂翳又恐媒起不早野雉希至原禽雉也雉不處下濕故曰原禽也銑曰晏晚

也原禽野雉也罕希也言立其翳恐媒雉晚起而鳴野雉希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爰

少而至也企想雉出專視草際心為之疲目為之倦也此以上言挂翳之後遲獲之意也善曰說文曰

企舉踵也左氏傳楚子玉曰得臣與萬目馬杜預曰寓寄也齊曰由此其分疲倦心目企想寄視以何調翰之喬桀邈疇作傳類而殊才候待之

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躍媒爰曰調翰謂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喬

桀俊逸也言邈絕疇類殊異才氣也扇布也形如手中叫鳴也將欲媒雖振布令有聲媒便清叫野雉聞即應而出也善曰何疑問之辭也

何俊逸貌然與傳類不同候我褰微罟以長眺振中不叫野雉聞而果應之也

已踉蹠而徐來爰曰褰開也罟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窻上視外

旋其制未聞也今則以板矣言聞野雉應媒之聲知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踉蹠徐來也踉蹠乍行乍止不迅疾之兒也善曰踉蹠欲行也廣雅曰蹠走也良曰罟翳隙上網也踉蹠

雉行兒言褰開窻隙上之網以擗知朱冠之絕望之已見野雉徐行而來也

許赫敷藻翰之陪鯁蘇來反鯁奮怒之兒也善力廣雅曰擒舒也擗翰翰有華藻也向曰擗

發也雉憤朱色故曰朱冠敷布藻文也布文章之羽翰陪首約搯綠素身托五臣曰繪爰曰繪怒兒

日約纏也猶纏裏也言雉首綠色頸葯素也繡也繪畫文也身采如繪也翰曰抽曳也繡

青鞞秋莎靡丹臆蘭絳音最爰曰鞞夾尾

青莎雜樹則莎色青也言雉尾閒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秋蘭之色也絳同也宋

銑曰青如莎草之偃靡臆當脊前也丹與鞞蘭之同或蹠或啄時行時止也善曰皆得意之形容色

走也鄭玄曰蹶行遠見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

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也蹶居衛切周易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廣雅曰斑尾揚翹雙角

蹶蹶跳也齊曰野雉之來若此

特起 爰曰雄壯之勢也此以上言野雉之狀見

翹舉也言揚舉其斑彩之尾

首上有兩毛成角特達而起

良遊呢 厄 嚙引之

規裏 爰曰良遊媒也言媒呢嚙其聲誘引

令入可射之規內也

愕立擢身竦峙 爰曰峙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

竦身而立者也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愕驚

也濟曰言野雉望媒雉來迅不止恐失於規

度故叱之則愕然而立動身

驚竦而止也擢動峙止也

屬剛挂 善作對以潛擬 爰曰擢舉也黃閒弩名

古買切也張衡云黃閒機張一

名黃肩善曰說文曰穀張弓弩也屬謂注矢

於茲也剛對弓矢鏃也以鐵為之形如十字各

長三寸方似剛對故曰對焉良曰穀彎

也剛挂矢名言棒弩屬矢密彎潛以擬之

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 爰曰射應也禽被箭

未歇言其來疾也齊

山驚 驚悍汗 害焱 五臣

曰禽雉也迸猶反也

迅已甚 爰曰鼈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

赤項綠色其性悍戾憨害飛走如風之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焱謂暴風從下上也

其性悍戾而害也聞媒雉之疾

越窳凌峯飛鳴薄

爰曰驚性悍慙聞媒聲便越澗凌峯且飛且

鳴遙來翳前也廩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

名曰倉也善曰薄至也方言鯨五亞牙低鏃

曰慙惡也祿列切

翰同爰注鯨五亞

牙低鏃

九

九

心平望審

爰曰鯨當作擊舉也舉弩牙低矢鏃以射之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

矢鏃以就之

向曰雉既近故擊弩牙也

落霍若碎錦

爰曰雉尚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體被散如錦之分散也

逸群之儁

擅場挾兩儁異之雉

然若錦之碎

善曰東京賦曰秦政利甯長距終得擅場說文曰擅專也

濟同標

歷雌妬異倏來忽往他雄鳴擊搏其雌

倏忽往來無時斃止也

善曰楚辭曰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六韜曰倏然而往忽然

而來

良曰聞有雉之聲則妬之而擊

搏其雌偶倏來忽往來與媒雉鬪也

思上風

之餐切

畏映日之儻朗儻朗不明之狀言其

心煩而伎養

音養爰曰屏除其布不敢散氣

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紜不定空心煩而伎養有

伎藝欲逞曰伎養也善曰難蜀父老曰心煩

於慮應劭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易名庸保於

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家堂客擊筑伎養不能

母出言也

翰曰恐此多疑之雉覺有人故屏

巾布不敢發累息細喘息也無使媒有聲而心

煩悶其射伎復養不

可忍欲射之無伎也

伊義鳥之應敵五臣作機

五臣作地以厲響

爰曰義鳥媒也為人致敵故

攫音攫

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紜難中

啾然擣地而鳴引令來鬪

堯曰義鳥媒也義鳥媒雉也惟

三蒼曰啾聲也

銑曰伊惟也義鳥媒雉也惟

媒雉能應我心機

擣音擣

於地啾然厲其音響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

以接壤

爰曰彼野雉聞媒聲便逕來鬪交距蹶地土壤相接善曰廣雅曰壤塵也

向日彼聽媒雉之聲逕進於前忽然已交其爪距接其所立之地也聆聽壤地也

窻以美發紛首頽而臆仰

爰曰彤赤也盈滿也言其光彩滿當於窻

美取其意而發矢又曰既與媒戰形當翳窻發弩極美正射其頸首頽回後臆仰却斃也

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

去壠爰曰墳大防今呼為塘也

夷靡頽弛也易脩也農不脩壠此言田塘荒廢也善曰毛詩曰禾易長畝濟同爰注

菽叢綠又翳蒼

烏葦動葦如勇反爰曰稊稗類也菽豆也謂

勞豆之屬野生也田既荒廢雜草繁茂翳蒼葦葦深靛兒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西京

賦曰莽葦葦葦濟曰稊草名菽野豆叢雜綠積於其間也翳蒼葦葦深靛兒言雉隱於此中

鳴雄振羽依于其冢

爰曰無山顛也爾雅曰山頂曰冢言野之雄雉

振其羽翼鳴雉高墳之上善曰毛詩曰莎雞振羽翰曰言雄雉振羽翼依止其山頂也冢

也山頂曰冢豔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爰曰捫

言雉雖於高丘之頂捫然降下向敵不見其形而見草動也捫一本或作捫字而專切善曰

尚書曰是降丘宅土銑曰降下也捫然下高丘馳奔於媒雉雖形體隱蔽覺其草動也

瞻擬之傾掉意淦躍失以

振踊爰同翰注翰曰振稊草莖也掉動言瞻草莖傾動雉知將至意淦躍不定而振踊

也噉温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爰曰楚辭

兮東方向觀草動冀雉當至噉然而出果其所願情神愈驚動何曰噉漸出兒言漸出草苗

以入射場我情弥驚駭神望鷹五臣壓合而翳

弥悚動恐射之不中也望鷹為減切

晶胡雉腴許肩而旋踵爰曰言雉出苗望諸處

顯仍歛翼旋反也人歛身謂之腋肩鷹於輦切

善曰說文曰晶顯也漢書公孫獲曰脅肩低首

腋肩歛身也踵足也言雉既入場望草木皆鷹

暗而合其翳晶然獨異其心倣五臣余志之精

疑之乃歛身却還其足也倣作欣

銳擬青顛盧而點項爰曰雉既反歸乃從後射

也濟曰青顛頭也點中也自倣我亦有目不

志專精銛銳擬射其頭而中於項也

步體邪眺旁剔土歷反爰曰目不步體視與

驚揚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

而足不步目說文曰惕驚也剔與惕古字通

濟曰視與體相違靡聞而驚無見自驚音脈

日邪望足旁剔也亦從脈方言云脉俗謂點為鬼脉言雉性驚鬼

點翰曰驚猶疑也靡無也此多驚疑之雉也

周環迴復繚繞盤善作辟辟音闕翳旋把縈隨

善曰漢書曰何武所舉者盤結翳旋把縈隨

辟雅拜向曰周迴不止兒疾零翳旋把縈隨

所歷爰曰疾轉也把翳內所執處也言轉翳旋

翳之柄縈曲隨雉之行使不見已子丑中輟馥破焉中鏞

爰曰子于止兒也輟止也鏞矢鏞也馥中鏞聲

也善曰今本並云子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

今宕往子于中輟以文勢言之徐氏誤之鏞

日于于行兒中少留也輟止也馥中聲也鏞箭

也前剌結重膺傍截疊翻爰曰正橫射也剌割

也前剌結重膺傍截疊翻也前剌重膺傍斷兩

翻也 齊曰刺割也膺胃也前刺貫 若夫多疑

于胃傍截斷才翻重疊言毛厚也 善曰說文曰

少決膽劣心猶 膽劣而心戾者 善曰性怯而多疑

猶急也 翰曰猶 怯也復有此雉也 內無固守出不交戰 爰曰內

堅也心無堅守外無鬪意也 善曰管子曰民

無恥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賈逵國語

注曰交共也 來若處子去如激電 爰曰處子

齊曰欲鬪而懼 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來若

處女之畏人去若激電之迅疾也 善曰司馬

兵法曰始如處女若激電之迅疾也 善曰司馬

曰處子處女也畏人者也言來遲而去速 向

閭 勅 蘓 玄 葉 慎 歷 乍 見 胡練反 爰曰蘓

中蘓葉間開 閭於外乍見乍隱不敢出場也

善曰蘓與稍並同古玄切 翰曰蘓麥也關

於葉下慎 於是算分銖商遠邇 爰曰分銖等

然乍隱乍見 於葉下慎 於是算分銖商遠邇 爰曰分銖等

矢所至遠 近之處也雉既不出將就草射之故

計其分銖商其遠近也 濟曰為其遠故算其

分銖商量遠 揆懸刀騁絕伎 爰曰懸刀弩牙後

近邇近也 也 善曰釋名

也 善曰釋名 善曰釋名

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然也 西京賦曰

妙材騁伎 薛君韓詩章 如輶 竹二 如軒不高不

句 騁施也 良同爰注 如輶 竹二 如軒不高不

卑 貧美反 爰曰言至平也 善曰毛詩曰如

與庫古字通 輕如軒輕與輶同鄭玄周禮注曰卑短也卑

重得所也 不高不卑正可發也 當味 秀 值 胷

裂 素 破 箭 爰曰射面也 膝喉受食處也 齧 喙

長曰味齧也 膝胷也 箭發與此相 夷險殊地 馴

當故破裂也 至此凡射六雉也

夷險殊地 馴

麤異變

爰曰地有平險之殊雉有馴麤之異隨變而應不可為一准也 齊曰夷平也

言所射之地有平險不同雉有馴擾麓踈變態亦異也

吳不暇食夕不告

勸五臣本作倦 爰曰言樂之者忘飢倦也 勸銑曰所以日吳不暇食及夜不告倦由用心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五臣作醜

夫為之改貌憾胡妻為之釋怨爰曰妻所以愁恨者怨其夫之

醜也今見獲雉而言笑則是斯藝能使醜夫變兒恨妻釋忿者也 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

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

夫子始一解顏而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笑 翰同善注

驚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爰曰驚疾也田獵也言遊

獵馳車騁馬飛鷹走犬陵山越洲常乘危險也善曰言斯藝極安從禽最逸豫言禽來就己故

豫不勞 向曰凡遊獵所獲者皆乘危險以馳驚車馬獨我此射之藝既安且逸雉自隨我取

豫樂嗟 清道而行擇地而住 爰曰人多則雉驚歎也 故僻除人從清道

而行擇善地而住為場也 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固漢書贊曰馮參鞠射後

方擇地而行 良曰選清閑之地而住 尾飾鑣悲而在服之道而行擇可止之地而住

肉登俎而永御豈唯皂隸此焉君舉音據協韻善曰說文

曰鑣馬術也董巴輿服志曰馬並以黃金為義髦挿以翟尾先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綸

翟闕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鶉鷄左氏傳臧僖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

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非君所及又曹劌曰君舉必書 銑曰得其尾可以飾馬鑣為服得

其肉可以登俎器而食此事安閑豈獨阜若乃

隸賤人所為亦可使君王舉而為之也

耽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

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誠而君子之所

不為爰曰盤樂也恤憂也司主也老子曰馳騁

流遁忘返放心不覺也左氏傳虞人箴曰忘志

內惟省以端操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

子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紀行

北征賦善曰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

班叔皮善曰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

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

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

時據隴擁眾囂不禮彪後知囂必

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

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查所

奏誰作荅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

征行也言北行而賦之彪子固及女

曹大家並有文學名高當代父才子

賢自古不甚極思遊不蒼於古樸有餘

余遭世之顛覆兮離墳塞之阨鳥災善曰

詩序曰

莫及

公選九

三

閱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墳塞廣雅曰墳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向曰余彪自稱也遭莽亂天下顛墜傾覆羅羅也正羅王道不通墳塞阨險之災時也

舊室滅以丘墟今曾不得乎少留善曰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瑱濟曰天下既亂舊屋之室毀滅為丘墟不

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善曰淮南子曰奮袂執銳莊子曰絕迹易廣雅曰絕滅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良曰奮袂舉袖也絕此迹遠遊

朝發朝於長都兮夕宿郇谷之善曰楚辭曰朝發朝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雅曰周有焦獲郭璞曰音護今扶風池陽縣郇中是也按郇谷

玄宮皆地名 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詩曰郇谷谷名玄宮謂甘泉宮也夕宿於其下

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善曰雲陽古縣右扶風雲門即雲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翰曰雲門雲陽縣門也歷此門反顧見通天臺

乘陵岡以登降在甘泉宮中高出也崇高也

息郇邠之邑鄉善曰漢書右扶風有拘縣郇同邠與邠同應邵曰左氏傳云畢原豐邠文之昭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邠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邠叔又云公城邠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左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有邠城即古邠國也廣雅曰乘陵地爾雅曰大阜曰陵向曰陵岡皆山丘也其行或上或下邠邠國名至此邑鄉而止息也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

之不傷

善曰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劉名也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

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

羊勿踐履濟曰邠公劉所居邑公劉周之遠

祖德及

草木 彼何生之優渥我獨離作罹此百殃

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禍惡也毛

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向曰優樂渥厚也

言公劉之時草木不傷人樂何厚我今日何

故獨罹此禍亂也罹羅殃禍也稱百言多也 故

時會之變化

今非天命之靡常善曰故時會者

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世也

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

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

上天之命也 翰曰言我會人事變化之亂非

人命之無常

也靡無也 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善

亦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地王莽改為

義溝鄜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

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

義渠道濟曰赤須坂名義渠城名戎王之所

居 忿戒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

賊赫斯怒以北征善曰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

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

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

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毛詩曰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良曰秦昭王母宣太后與戎

王通昭王殺之起兵伐滅其國言忿其淫亂嘉

其比伐也淫狡猶狡亂也穢汚宣后使不貞也

紛吾去此舊都兮 騂遲遲以歷茲善曰杜預

日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

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騂傍馬也毛詩曰行道

騂

遲遲楚辭曰喟憑心而歷茲銑曰紛吾彪自謂也言我既去長安舊都車之駢馬何復遲遲不進歷于遂舒節以遠逝五臣指安定以為期

善曰舒節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三百涉長路之緜緜兮遠紆

迴以穆流善曰毛萇詩傳曰縣縣長不絕見也劉歆遂初賦曰路脩遠而縣縣說文曰紆屈也穆流曲折見也翰曰長路曲迴以繚繞也紆曲也穆流猶繚繞也過泥

陽而太息悲祖廟之不修善曰漢書北地郡有泥奴雞切齊曰泥陽縣名彪之祖伯為定襄廢故歎息其中遇亂荒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

而有思善曰孝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余馬於彭陽即今彭原是也楚辭曰吾今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者也良

此低弭其節而憂思也日晡晡感其將暮兮觀牛羊之下來力而反善曰楚辭曰日晡晡下

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寤怨曠之勿思翰曰言王道未明使有役也寤怨曠之

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善曰思君子為怨曠嗟大夫父役男女怨曠廣雅曰歎傷也銑曰言

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莫半反善赤水而容與又曰路漫漫其脩遠漫漫與曼古字通良曰越過也既過安定而行容與容與行

見遵猶循也。劇蒙公之疲民兮，為疆秦乎築也。

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疆秦之暴虎兮。

於此民疲而怨，故云築怨言我思此人亦太甚也。

捨高多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

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

善曰：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及為厚固繕藩而巳。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諫，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觀其杜，預左氏傳注曰：繕，脩也。翰曰：捨，棄也。趙高諛

逆胡亥篡立之功，憂翻事外蕃遠患而備之高，則趙高也。胡亥二世名。向曰：不能以道德耀遠方而安之，顧以厚固繕其藩落以為固也。

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譽，何夫子之妄

說。

說五臣分託孰云地脉而生殘。善曰：史記曰：趙高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母絕地脉哉！乃恬之罪也。吞藥自殺，虛言恬至死不知其過，誓過也。登障善

郭遂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

善曰：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郭間，說文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從火者，字通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隧或為墜，說文曰：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娑，容與之兒也。毛詩曰：而也。娑，良曰：障，隧城墻也。娑，娑容與兒。閔，獯鬻之猶夏兮，弔尉印於朝那。

善曰：史記文紀曰：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

那。

善曰：史記文紀曰：匈奴

謀入邊為寇，攻朝

那。

善曰：史記文紀曰：匈奴

謀入邊為寇，攻朝

那。

善曰：史記文紀曰：匈奴

謀入邊為寇，攻朝

那。

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
飛雲霧之杳

良曰飄颻風馳兒漣水流兒也
杳杳王逸曰杳杳深冥兒也

香涉積雪之皚皚
善曰楚辭曰鞠兮

積雪之皚皚霜雪白之兒也
劉歆遂初賦曰漂

此鴈邕邕以羣翔兮鷓鴣鳴以嘒嘒
音齊善

雍雍鳴鴈楚辭曰鷓鴣朝嘒而悲鳴
齊齊音齊

悲其故鄉兮心愴恨以傷懷
善曰漢書高

故鄉廣雅曰愴恨悲也恨力上切
毛詩曰嘯歌

傷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翰曰遊子處自謂也

至此思其故鄉所以撫長劔而作以慨息兮泣
善曰左

漣落而霑衣
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劔從之說文

曰慨太息也周易泣血漣如古詩曰淚下沾衣

攬余涕以於邑
五臣作悒兮哀生民之多故
善曰楚

美人兮攬涕而於邑又曰氣於邑而不可止又

曰哀生人之長勤國語鄭相公問於周史伯曰

王室多故良曰涕淚也於夫何陰暄計之不

邑心不平也多故多事故也
善曰陰暄喻昏亂也楚辭

陽兮嗟久失其平度
善曰陰暄喻昏亂也楚辭

其將暮毛萇詩傳曰陰而風曰暄
向曰言陰

暄不見陽景喻天下昏亂無明君之道使失和

平之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託誰愬
善

法度爾雅曰諒信也宋衷春秋緯注曰五運五行

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說文曰愬
亦訴字
銑曰伊鬱憂怨
也言徒憂怨無所告訴也

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遊於藝又曰樂以忘憂 翰曰亂理也重理一賦之意 濟曰夫子孔子也惟聖賢能

止屈申與時息兮

善曰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居則食而不足居則陋而不改其節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居則食而不足居則陋而不改其節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居則食而不足居則陋而不改其節也

東征賦 善曰大家集曰子殺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

洛至陳留述所經歷也

曹大家 善曰允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翰曰後漢書云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

子殺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敘是以征伐勸于古漢中見此行歷而見志焉及杜詩大家東征逐子面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

善曰惟是也 東觀漢記曰和帝年號永初 銑曰永初後漢

日兮撰良辰而將行

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日撰

年號有七七年也余大家自稱也

禮記注曰撰

禮記注曰撰

禮記注曰撰

猶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詩傳曰辰乃
時也翰曰既以吉日又擇良時而行也

舉趾而升與兮夕予宿乎偃師善曰左氏傳曰

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

縣在各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嘗所都後

為西亳即古之易亭周秦之世為偃師盤

庚所遷處也良曰舉足升所乘之輿也遂去

故而就新兮志愴恨亮而懷悲善曰楚辭曰愴

而就新何曰故去居明發曙而不寐兮遲遲

而有違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

諒不登巢而琢善作蠶力兮得不陳亦而相追

善曰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廣雅曰弛

絕也爾雅曰念思也登巢琢蠶謂上古未有君

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

上古登巢而琢蠶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追乎韓

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

蟲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號曰有巢

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

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燧

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羸蚌之肉

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

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椽蠶蟹而

食蔬披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言蓋出於此也

尸子曰卵生曰珠胎生日乳珠與椽蠶與羸古

文選

文選

從仕而相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善

論語曰吾從衆子謂冉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

道兮求捷徑五臣欲從誰善曰楚辭曰夫唯捷

徑善曰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曰徑

而使我求邪佞捷徑將誰乎言不能也乃遂

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邀寬善曰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

遭鞏縣之多艱善曰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

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北亡之

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脩遠以多艱鞏

居勇切濟曰徂往逝行也聊且邀遊鬼神心

目也歷七邑謂鞏縣成皋滎陽武卷陽武原武

封丘也並於此行過而觀覽焉惟鞏縣多艱險

之地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善曰郭

海經注曰洛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廣雅曰交

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皋縣薛綜東京賦注曰

東有旋門在城皋西南十數里城皋縣今虎牢

是也翰曰河洛二水交流合流也城皋有旋

門坂故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武卷丘

看之善曰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劭曰卷故

魏國今魏亭是也何曰峻嶮則旋門坂也滎

陽武卷皆縣名食原武之息善曰漢

郡有原武縣陽武縣魏曰於原武縣食而息

涉封丘而踐路

五臣

慕京師而竊歎

平聲善

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即春秋所謂敗狄於長

丘史記曰紂醢九侯西伯聞之竊歎也何曰

步經封丘縣界故履踐其路蓋入小人性之懷

陳留界乃思慕京邑而竊日歎息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土

土兮自書傳而有焉孔安國曰懷安也良曰

言小人大家謙也論語云遂進道而少前兮得

平丘之北邊善曰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

名丘邑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

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善曰論語曰慎終追

陳過匡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於匡

人遂止孔子何曰匡邑名夫子孔子也論語

云子畏於匡言遭匡人圍之也念悵容與而久

衰亂之代使聖人困厄勤苦也

駐兮忘五臣曰夕而將昏善曰神女賦曰時容

謂韓延壽曰明府久駐未出蒼頡篇曰到長垣

駐主也齊曰感念此事駐立及夜

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善曰漢書陳留郡有長

子穀所理之縣居垣縣也良曰長垣即

人邑中之人也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

榛榛仕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

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善曰長門賦曰惕

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

有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

衛太子蒯瞶作亂子路攻之不勝而死蒯氏在

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善曰蒯氏蒯瑗也

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歿而名善曰毛詩

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善曰毛詩

德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論善曰毛詩

語曰文王既沒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文子善曰毛詩

曰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善曰毛詩

與仁賢也齊曰謂仲由蘧瑗吳札稱多君子善曰毛詩

兮其言信而有徵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適

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叔後善曰毛詩

衰微而遭患兮遂陵善曰毛詩

成侯貶號曰平侯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若善曰毛詩

至君崩秦二世廢為庶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善曰毛詩

伊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善曰毛詩

衰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向上書曰善曰毛詩

尺室多禍遂陵夷不能復興上蕭家語注曰陵善曰毛詩

遲猶跛陀也翰曰言自後衰亂其人凌遲不

復起善曰毛詩知性命之在天善曰毛詩由力行而近仁善曰毛詩

也善曰毛詩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善曰毛詩

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善曰毛詩

形於一也家語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王肅曰善曰毛詩

分於道始得為人也禮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善曰毛詩

行近乎仁是也善曰毛詩天但為行近於仁道乃可也此大家戒其子勉善曰毛詩

仰高而蹈景善曰毛詩

有兮善曰毛詩

盡忠恕而與人善曰毛詩

貢問曰有一善曰毛詩

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也

曰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勉力仰止也

蹈履前賢之德而行盡忠恕之道惠與下人

正直而不同兮精誠通於明神五臣作神明

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求

於形動氣於天齊曰庶靈祇之鑒照五臣

能若此必通於神明音申祐貞良而輔信音申

信之人使之昌熾也齊曰然後近使靈祇福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名言志慕古人兮

善曰楊子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

向曰孔子云蓋各言爾志蓋何不也言我為此

賦而言志者慕古人也善曰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不法兮善曰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征賦也不敏大家謙也安敢不法則先君也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

身履道以俟時兮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

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

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齊曰言貴賤

貧富不向人求但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

命唯吉凶兮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命之長短共同爾靖思恭敬委任吉凶而後可也敬慎無怠思謙五臣

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善曰毛詩曰敬慎威

儀尚書曰無怠無荒

賦一後寫玄伯
故所謂祿程番

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與謙音義同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爭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敬馬融曰孟公綽也翰曰當敬行謙約無得怠慢師於孟公綽清靜寡欲之道孟公綽魯大夫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呂向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善曰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

月旅蕤賓

丙丁統日

乙未御辰

善曰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因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疑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故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于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銑曰旅潘子憑軾亦次也乙未則岳行之辰餘同善注

西征自京徂秦善曰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鄠山之阿左傳楚子王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爾雅曰徂往也濟曰軾車上橫木京東京也秦長安也

汎論起

迺喟然五臣本有而字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悅虛往善化一氣而甄吉三才善曰論語夫吾與點也寥廓忽悅未分之兒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竒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良曰言又遠也喟歎聲翰曰甄成也寥廓忽恍謂天地未開焉一氣其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後化此一氣分成三才也

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善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獨貴在位向同善注

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

迂而不精

鬼神莫之

善本

要聖智弗能豫

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

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

究知

當休明之

盛世今

託菲薄之陋

善曰左

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濟曰休明盛代謂晉也非

薄陋質岳

納旌

於鉉台

讚庶績於帝室

善曰

自謙也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薪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

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

也春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疑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

銑曰納招也鉉台謂三公也時賈充為太尉薛岳為府掾故讚衆官之功於帝之室庶衆績功

自叙

嗟鄙夫之常累

五臣本

有兮

固既得而患失無柳

季之直道

佐士師而

一黜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

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翰曰岳稱鄙夫謙也懷

常人之心是以有累且復見用又患失之向

日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

不三黜季惠字也岳遷廷尉平為公武皇忽其

升遐

八音

過於四海

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

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

絕密靜也

良曰武皇晉武帝也

天子寢於諒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

闇兮百官聽於家宰

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

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

宗

宗

既以西征名扁則
此等事叙以尚
約為善

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賢
晉紀曰揚駿為太傅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
曰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
豕宰濟同善注彼負荷之殊重分雖伊周
其猶殆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
駿以人臣位而負荷帝王之重任雖伊尹周公
尚猶危殆况駿不任事者乎夫伊尹相太甲致
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
之謗此二人尚爾於駿可知也
籍七貴於漢庭
講五臣本一姓之或在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
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講亦疇字也爾雅曰疇
誰也翰曰漢庭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傳王並
后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姓在無危明以安位
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也

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抵為通主以
已專也于實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
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既曰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
以勢逼於上示其專權也齊曰駿既專已足
自陷於亂逆之地以受孔隨時以行藏適與國
戮非天降禍及之也
而舒卷苟蔽微以繆五臣本章五臣本患過辟
亦之未遠善曰言孔遜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
亦之未遠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
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
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又曰君
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
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諱幽昧知章謂明顯也
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良曰易曰君

子知微知彰岳為駿主簿故自歎不學孔丘行
藏遠伯王舒卷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答過患
難及於我躬固不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
遠也辟猶及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反向曰既罹患難方悟山中替遁之士卓然長
往之道陋吾人之拘擥全飄蕩浮而蓬轉善曰
為美也陋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替之為是
陋拘擥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
巾為害洋浮南比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轅蓬
轉因遇際會銑曰吾人岳自謂岳自陋蓬蓬
身拘擥於各位竟知浮察位備罪其隆替多節
萍蓬蓬無所上託也察位備罪其隆替多節
淮此以墮落危素郊之累殺切甚玄鷲之
幕心戰懼以競悚如臨深而履薄備壞敗之兒

洛罪切淮亦壞兒七罪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
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
雞子其上公命作之孫息以棊子致下加九雞
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
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特欲與兵社
稷亡滅君欲何望公即壞臺左氏傳吳公子札
曰夫子在此猶鷲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
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翰曰察官備壞淮致聚廢也謂誅駿
之時岳免主簿濟曰駿亦知也夕獲歸於
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善曰王隱晉書曰潘岳為
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良曰楚王瑋
夜誅駿夷三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匪擇
木以棲集妙作鮮林焚而鳥存善曰魏都賦
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爾雅曰鳥實也向
曰自喻為駿主簿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焚

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獲全萬無一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

於乾坤。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上下隴然交欣。天地張超，宣花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濟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謂我皇德合天地。

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

恩。善曰：章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

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

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

厚也。言不誅我也。甄大義以明書，反初服於

私門。善曰：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

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濟曰：使我

免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示責而已。君恩之深

也。楚辭曰：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善曰：末班

俄者，須臾之間。良曰：言我皇鑒度我忠誠，我

而命我從牧。五臣本：疲人於西夏，僑老幼而入

關。善曰：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

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

孟嘗君道中。向曰：西夏長安也。使我牧養

疲弊之人於此，我亦扶攜與尊卑俱入于關。丘

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疾

聖達之幽情。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

沛宮乃起舞，怆懷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

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

外揚。翰曰：丘孔丘也。孔子去魯之衛，歎曰：歸

歎季漢高祖高祖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鄉可

入題

引帝者事在人，不拘人不敢

惡所以能傷聖賢之情也矧匹夫之安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重邈投身於鑄

京善曰爾雅曰矧況也猶犬馬之戀王居錫京銑曰沈

我匹夫安於舊上之人適於表安善曰曹植責躬表曰不勝大

主善曰曹植責躬表曰不勝大鑄託慕於關庭善曰曹植責躬表曰不勝大

庭神麗良曰眷鞏洛而掩涕思纏善曰曹植責躬表曰不勝大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豕鞏縣西南三十

五里楚辭曰長大息以掩涕張升與任彥堅書

曰纏絲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亭曰瑩豕

爾五臣本乃越平樂過街郵尤秣馬臯門稅駕

西周善曰平樂觀名街郵亭名臯門周故門名

名鄒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

即街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氏

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

公至濮水之上稅焉而收法言曰仲尼之駕稅

矣李執曰稅舍也失解遠矣姬德與自高辛思文

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許忽化流岐幽祚隆昌

發善曰舊邦惟新向曰數周德其來遠矣帝嚳高辛

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豳人慕德至古公

亶甫自豳遷于岐岐人亦慕德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昌文王名發武

王名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言后稷以來

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善曰左氏

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倍高

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棄號曰

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

以下因地懷古
亦同紀形勝
景物大約以所
歷地為次

日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幸西水滸至于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倍與馨同亦與豳同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良曰武王克殷於牧野而歸洛邑言曰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北周也北征賦曰駢連連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惟烈鄭夜申旦而不寐曰競強也能道者唯有武王爾夜申旦而不寐武王望商邑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曰曰曷為天保何假寐也是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

慶齊曰武王既克殷安如泰山猶以為危戒懼善曰言武王基雖有無已故使子孫相繼八百餘年享其福也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齊鑒五臣本亡王之驕淫竄南巢日同善注王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善曰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拖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此於日言去復來也向曰亡王桀也驕淫無道湯伐敗之而竄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上縱火於下其然

可立待也而猶自比於日云人度量之乖舛何

相越之遼迥善曰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備

量相越豈不遠哉乖舛不齊也爾雅曰迥遠也

今協韻為呼膜切翰曰武王戒懼而獲安夏

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同相去遼遠考土中于五臣本斯邑成建

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廓遂鑽龜而啓繇音胃

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

復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陳

都主人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

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卜年七百杜預左氏傳

注曰繇卜兆辭也銑曰土中定地之中斯邑

河南縣也言我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

始蓋成王定鼎於郊廓即此王城也平失道而來

遷繫二國而是祐善曰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

曰我周之東遷晉鄭馬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繫

語助也良同善注言平王遺大戎難而東遷

依于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善曰言周

晉鄭無邪僻之行但賴前哲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

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

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韋詡曰大禹能亡

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益兒翰同善注

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

尤闕西之效戾善曰同濟注包咸論語注曰尤

過也爾雅曰戾罪也濟曰姚

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

燕師伐周立子頹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

聞之見號叔曰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盍

王自園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
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故尤其亦有咎也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善曰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

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于城取太叔
於溫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良曰重晉
文公重耳王子帶周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
公討之而襄王定位弘順殺逆以霸其代

壅五臣本**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善曰國語

十二年穀洛二水鬪賈逵曰鬪者兩會似於鬪
小雅曰演廣遠也濟曰將毀王宮王欲擁之
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人者不隳山防川今
吾執政實有所備而禍夫三川之神故云演義

獻說**咨景悼以迄丐**古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

之構五臣本**逆歷兩王而于位**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于朝因舊
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

歸于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
尹劉子以土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

告急晉督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于朝
于楚法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于猛母弟于丙

也齊達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
曰迄至也呼乞切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

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滿
成也左氏傳衛彪奚曰魏子于位以令大事

銑曰子朝再作亂而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
彌其子朝庶子故云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

云歷兩王**踰十葉以逮赧**女邦分崩而為二竟

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善曰史記曰景王

敬王立崩于元王立崩于定王立崩于哀王立
哀王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

杜祐歷天迫潘
岳不知何指人
謂宗文死樊冕
叙杜集則云君有

宗文宗文近知所
在深宮江後莫
亦其正集德
者論次

不選

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
為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
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
卒威公立卒于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
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
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
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
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齊曰葉代也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美而在
餘同善注
茲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鄆元曰在河南
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
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翰曰孝水水名
嘉美其名澡其身濯其纓纓冠纓也
于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無
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也善本慟乎余慈

善曰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
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
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善
曰瘞埋也齊列切戰國策以吳為吾齊曰岳
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六
十日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
死葬贏博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
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
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勉勵乎聊山川以懷古
於此人為父之慈能無哀慟乎
悵攬轡於中途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
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泗沈沈而
好還卒宗滅而身屠善曰東都賦曰慨長思而
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
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不選

一

一

一

詔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
 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
 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
 詩曰謀猷回沉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
 好還良曰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勸秦人使歸
 德於高祖泗沅沉邪僻也好還猶不定言邪僻
 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
 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
 而不進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曰遠
 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
 杖命世之英蘭取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
 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傳善曰戰國策楚王
 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
 預曰燼火餘之木也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

說王帛者萬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
 之才爾雅曰益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
 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
 向曰秦疆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
 既不敵又相會於澠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
 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鼓瑟秦
 御史記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為之鼓
 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喜為秦聲請奏缶
 缶瓦器可擊以為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
 之內請以頸血前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
 叱之皆靡秦王不懌為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
 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
 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
 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出申威於河外何猛
 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
 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善曰

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
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兒也荀悅申鑒曰高
祖申威於秦項宋王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
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
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
濟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
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
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
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與言而君
避之恐懼何其庸人尚羞之况將軍乎相如止
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
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
讎也此為屈節也無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
骨言柔弱之甚也

忿憤 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善曰智

也忿憤顯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
促方一歲之未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太

史合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
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憤含怒之

日久良曰淵偉深 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

五臣本 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廻谿五

本作 不尤肯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

元勳振皇綱而更維善曰東觀漢記曰馮異字

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赤眉所乘反走

上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書勞

異曰垂翅迴谿奮翼澠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

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

崇欲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

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

傳曰吾不以一青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鷗高翬

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李陵報蘇武書

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荅賓戲曰廊帝登峻坂

之威夷仰崇嶺之崇峩善曰韓詩曰周道威夷

賦曰嵯峨嶭嶭齊曰嶭山名阜託善本墳於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纒崔

而善本授戈曾隻輪之不反薛三帥以濟河

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石孟明西乞白乙使出

帥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

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

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

馬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纒經敗秦師于殺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

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補子公羊傳曰晉

人敗秦師于殺匹馬隻輪而無反者 何曰纒

擊也濟河晉軍歸也墨纒若今起復也 值庸王之矜懷皮始肆叔

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

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

其有以善曰言若值庸王矜而懷諫殆戮三帥

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

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懷諫違卜杜預曰

復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穆公曰任好孟子

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

不發孟明日孤之罪也又曰孟明視伐晉侯禦

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

父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有功德也卒或為
雜非也 翰曰復很肆捨也任好穆公名言蹇
叔之哭師若值庸主自洽很戾豈能捨蹇叔朝
市之刑哉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
但引過於已而三帥九五敗秦師公不黜責後
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霸主固非虛名有此
所以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
鄰五臣作憐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
于晉輿德不建五臣作速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
善曰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
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
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
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
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

焉齒加長矣燕川子夏扶曰馬無服與之伎則
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莪曰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
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
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良曰曲峭
地名屬於虢也虢虞相託為與國虞乃背虢尋
而取亡虞也晉獻公還師而滅虞曾不得至臘
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與也傷憐其貪
賂取亡矣仲雍之後忽然絕 我徂安陽言陟陝
祀由道德不逮人不援也 善曰漢書弘
鄂行平漫瀆之口憇平曹陽之墟 農郡有陝縣
酈善長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北流出谷謂之
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
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
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楊桃林縣東十二里
也 濟曰陝地名鄂郭也 美哉邈乎茲土之舊
漫瀆澗水名曹陽亭名

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

睢。騶虞應乎鵲巢。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

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

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風也故繫之

基銑曰邈遠也餘同善注愍作慙

漢氏之

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

遷述。五臣本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

請旋於僮。五臣作僮汎汎既獲許而中惕。追皇

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善曰魏志曰董卓字

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

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況擅

朝政備質天子於營僮將楊奉叛僮僮眾稍衰天

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僮

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

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刺亂天

下毛詩曰民卒流亡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孔

安國尚書傳曰條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

盛尊之親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

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曰龍不

豫且之患

萬乘天子也

向曰鏑箭也玉輅天子車也

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

洞曾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

傷桴楫。五臣本之褊小撮。倉册中而。五臣本掬。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作楫

指。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李儼等大戰弘農百官
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儼大破之
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綰挽而下餘人
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滂後漢書獻帝下登船
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人刃櫟其指舟中
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
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甲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
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于
虛賦曰洞窟連掖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
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軍下
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翰曰桴舟也楫棹也
言百官勤王事盡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攘袖
褰裳投岸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
稀少攀附者眾恐其流沒皆斬其手舟中之指
可掬而據 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
也洞通也 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
枝末大而本 五臣本 披。彼普都偶國而禍結。善曰
作折 彼普都偶國而禍結。善曰

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絳之役生太子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
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
替乎復封相叔于曲沃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
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
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
之後也莊伯武公相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
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
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
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
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
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
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脰大於股不折必披
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
亂之本也 良曰曲沃地名此若樹木大其本
必折封邑大 臧札飄其高屨。委曹吳而成節。何
其國必危

卷之

而

莊武之無取徒

五臣本作徒

利開而義閉

善曰左氏

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以無失節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

開則義路閉良曰季札委奔曹吳若此高厲莊伯武公伐滅兄弟無愧恥此開利閉義者耳

相去何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其懸絕

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

善曰廣雅曰躡履也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穀

函之固塩鐵論曰秦左殺函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李尤函

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孫卿子曰勇怯之勢也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

或開關以延敵

或開關以延敵

競遁逃以奔竄

善曰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

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也向曰諸侯數為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

而不敢進此秦利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之時諸侯怯也

山外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

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亂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良曰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

閉關而拒諸侯不敢窺於山連雞互而不栖小外此秦害之時諸侯勇也

國合而成大

善曰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

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濟曰言諸侯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止

栖也心力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事也豈地勢之安

危信人事之否泰善曰言峻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嚙門莫啓明

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良曰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

漢六葉五臣本而拓土畿縣弘農而遠關善曰

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二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以故關為弘農縣也翰厭紫極之閑敞甘微日開拓王畿餘同善注

行以遊盤長傲賁於柏谷妻觀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

善本官善曰曹植上表日情注于皇居

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奕瑱以閑敞蒼頡篇日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

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姬出遇客

婦謂其翁曰吾觀此文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姬自縛其

夫諸少年皆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

為羽林郎疇猶訓也向曰武帝召姬天為羽林郎故云謬官既甘微行是厭紫極也昔

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月之或變

峻徒御以誅賞善曰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

行猶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駢馬口中長銜也毛詩曰徒

御不驚銑曰明王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之間而有危變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

繫勅 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將之密網。輕帝重

于五臣天下奚斯漸之可長。善曰：蓋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

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奔萬乘之位，而從於臣

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

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乎？弔戾園

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探隱伏於難明，委讒

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

來之悲臺，徒望五臣思其何補。善曰：漢書曰：漢書曰：太子

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

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

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閼鄉為戾園。又

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

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

賦曰：雖覆醢，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

罪而死，園陵在湖邑，故弔之。皆責武帝太子之詞。岳

言既加顯戮，絕其肌膚，為此亦何補也。儲貳大

也。紛吾既邁，此全節五臣又繼之以盤桓。問

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善曰：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

之以盤桓，而不全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騏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

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閼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廣雅曰：盤桓，不進

之

之

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銑發闕文鄉而警策愬臣

作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

善曰漢書胡有閔鄉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遡古字同獻帝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

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鼎高掌

遠曠以流河曲濟注同言向坂行故警策也華岳北面有巨靈神掌

跡故云陰崖眺視也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

於祖龍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

壁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

所沉壁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不語怪謂始皇也向曰至此地而記憶其事

以徵異我五臣本作吾聞之於孔公善曰孔子不語怪

力亂神岳自止其詞愠韓馬之大慙徒對阻關谷以稱亂善曰

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

惡大慙孔安國曰慙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

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

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善曰魏志曰曹公

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

日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

日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

日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

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

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銑注同

言彼雖衆曹公奉君命廟堂之筭已勝之破揚桴以振塵銑呼瓦

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善曰

曰碎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

揚桴兮柝鼓左氏傳曰援抱而鼓說文曰枹鼓

椎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

振塵鄭玄禮注曰振動也縵破聲也春秋運斗

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

何謂瓦解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

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

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

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

京觀向曰碎鼓聲也揚桴而鼓塵振天地縵

然若瓦裂水泮矣超遂走涼州故倦狹路之迫

云奔狄其衆盡殺故為京觀也

隘鳥軌崎嶇善本作以低仰善曰倦極也司馬

中之隘陝廣雅曰崎傾側也翰曰踟秦刻而

言狹路崎嶇登頓故使車軌高低

始闢豁爽壇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

紛敷桑麻條暢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

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

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

賦曰標紛敷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齊曰蹈

復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然

高明壯大邪界褻斜右濱汧隴善曰西都賦

彌望千里善曰邪界褻斜右濱汧隴善曰西都賦

離首之險長楊賦曰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褻斜

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褻谷南口曰

日秦石龍 既漢書幸雍白麟歌日寶雞前鳴甘

朝龍首 良日沂水名龍山名 泉後涌而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波冢

九嶷宗 截薛太一龍 禮從 子孔切 善日漢書曰

倉坂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

祠城則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雞夜鳴以一太牢

祠之名日陳寶薛綜日甘泉山名應劭日甘泉

在馮翊雲陽縣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

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日

於前則終南太一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

縣西京賦日後則高陵平原又日連崗乎嶠冢

服虔日嶠嶽山名也孟康日在池陽北顏監日

截嶽即今謂嶽也郭璞日龍從高峻兒也吐

眼日陳倉有寶雞祠故云前鳴餘同善注

清風之颺 聊戾納歸雲之鬱 善日孔叢子孔

子日夫山者與

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日

而風寥戾思玄賦日憑歸雲而遐逝楚辭日

谿谷兮滄鬱 向日言此山能南有玄灑

湯井温谷北有清渭濁渭蘭池周尚 善日玄素

產二水名也楚辭日臨沅湘之玄淵又日舍素

水而蒙深湯井温湯也維州圖日温湯在新豐

縣界温谷即温泉也維州圖日温泉在藍田縣

界毛萋詩傳日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

長安志涇水所
在萬年縣東北
後四十里入渭

日鄭國渠又日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

之好興事欲罷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問說

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鞏口為渠並北山東

注各灑馮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稅畝一鍾命

善注 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善日史記

鐵同 善注 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鞏口為渠並北山東

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
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林茂
控引淮湖與海通波也翰曰漕水運也
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善曰西都賦曰商
其是竹林果園芳草甘木漢書杖風有鄠縣西
都賦曰藍田美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濟同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臯隩到區此西賓
善注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臯隩到區此西賓
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
然乎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臯勁松彰於歲
寒貞臣見於國危五臣本入鄭都而抵紙掌義
柏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

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善曰論語子曰歲
後周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曰鄭桓公
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鄴山下井
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爲武公戰國策曰蘇秦
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談論之客也左
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
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
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
予又改爲兮向曰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
避也鄭都今鄭縣也抵撫也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
舉爲烽以沮與慈衆淫嬖襄以縱慝得軍敗戲水
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爲亡國善
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
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爲后褒姒不好笑幽

王為燧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愚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豨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翰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曰詭詐沮驚也

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

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也。銑曰始皇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中不語曰行無禮必圖其功勞而以此報其勤也。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齊曰語曰謂或自此語也始皇乾坤必有親可無禮以此自及則其效也。乾坤必有親可及。君子以厚德載物。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焉。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久君子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高祖法此。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

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
大度向口非獨有此而已復有他美者也乃

實憤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

士且猶弗遺而况於隣里乎而况於卿士乎善本

無而况於卿士乎善本于斯時也乃摹胡莫寫舊豐製造新

邑故社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

雞犬以善本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善曰論語曰

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

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三

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

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

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

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

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

社右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

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翰曰追舊謂造

新豐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率土且如

此而况卿士乎言皆籍含怒於鴻門沛跼五臣

踏而來王范謀害而不善本許陰授劍以約莊

搆力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

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卮酒咀慈彘肩以

激揚善曰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先

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

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

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
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
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詩曰謂天
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
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撻挺也周易曰履
虎尾不啞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漢
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
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
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
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
曰贊命之臣靡不敷揚也翰曰撻挺萬大也
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墮猶履虎尾而不被
噬者是張子房忽地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
要項伯之力也

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
善曰史記褚先生曰丈夫龍變

忽挿入此二後
覺不倫

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
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統曰言沛公忽
地變為龍而舒中其體脫至霸上軍而心高舉
也**嬰臂**古組於軹止塗投素車而肉袒
善曰蘇
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左氏傳曰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齊曰
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踈飲錢於東**
頸以組降軹道傍軹亭名臂繫也
都**五臣本****畏極位之盛滿**
善曰漢書曰踈廣字
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
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彌毛萇曰
祖而舍轍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
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良同

善金墉鬱其萬雉峻嶮峭以繩直善曰西京賦曰橫西

而絕金墉又曰建金城之萬雉峻嶮峭以繩直見也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

宜也銑曰金墉長安城也峻峭高峻見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

清閼音域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

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向同善

注都中雜選五臣本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

疲鈍以臨朝勗自疆而不息善曰長安舊都故

故曰新館莅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

子以自強不息翰曰岳旣入長安城見士

艾眾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職也勵疲

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

居散逸營宇寺署肆爨五臣本管庫藏外葢

於城隅者百不處五臣本作一處善曰楚辭曰

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言

今之寺署葢茵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

不能處一也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

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

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肆市中空

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

藏也字林曰葢聚兒也說文曰葢小兒處一或

為一處非也。齊曰蕭條空曠兒散逸無人也。葛內陋小兒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有陋小者或在城之偏隅若舊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宜有百處今纔存一處。

明建陽昌陰比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五臣作無其

處而有其名善曰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

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翰同善注向曰爾

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紫駮蘇素

而款駘徒盪欄五臣本作枌計詣而轢歷承光

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善曰漢書武帝故事上起

道相屬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摠稱紫宮其中別名漢書曰建章宮其

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漸臺高二

十餘丈名曰太液又曰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復

起宮必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薛綜西京賦注

事曰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薛綜西京賦注

日駮姿駘盪枌詣承光皆臺名濟曰紫繞款

至也良同善注言盡已毀壞故徘徊惆悵也

驚滅雉雉善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

離離而余思之芒芒善曰驚雉似山雞而小冠

性悍戾慙害飛走如風之焱也微子麥秀之歌

日黍苗油油翰曰言臺殿陂池荒敗故驚雉

狐兔得居也向曰皆謂耕田生黍苗離洪鐘

顛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五臣本作不縣二字

東風縣鐘華獨樂濟曰洪鐘大禁省鞠為茂

鐘也顛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毀也

草。金狄遷於霸川。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日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

避之故曰省毛詩曰毳毼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

良曰鞠草茂兒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狄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使留

懷夫蕭曹魏邴之相。善曰漢書曰蕭何沛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為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蕭何為相國又曰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

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

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善曰漢書孫寶

也夫者辛李衛霍之將。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凡七出擊匈奴

奴。同善注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善曰漢書孫寶

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之封騫為博望侯

教敷而彝倫敘。五臣本作序兵舉而皇威

暢。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彝倫敘

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高危

而智。五臣本作勇奮投命而高節亮。善曰史記繆賢曰臣舍人

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

諸人物却掉

入宮殿中

傳注曰投奔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良
日臨危謂張騫使絕域也投命謂蘇武使匈奴
也暨平稅丁侯之忠孝淳深也善曰小雅曰暨及
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
駙馬都尉奉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
羅從外入曰碑奏則心動立入坐内戶下何羅
輿曰刃從東廊上日碑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
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稅侯銑曰金日
碑以篤敬悟主每往甘泉宮見母形象未曾不
涕泣賈之優遊宴喜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
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
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
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妓婢百人車馬
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
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荅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
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翰同善注

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善曰史記曰司
馬遷字子長為

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九百三十
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謔
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
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
略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趙張三
淵楊雄字子雲皆工為文餘同善注
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善曰漢書曰趙廣
守京兆尹發姦隨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
河東人也守京兆尹袍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
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
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
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
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
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

綱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縣此天下稱

推士。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漢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談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時之推賢

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善曰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維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

試表曰終軍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飛翠綾而拖。善本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善曰鄭

注曰綾綴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預上書曰伏恭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向曰綾玉皆朝臣或被髮左衽奮迅之所服出入禁門者非一人

泥滓。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意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澒也。翰曰以疊上文謂日碑

自夷狄被髮左衽而貴於。或從容傳附會望表此若奮迅起於泥滓也。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知稟。善曰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

復曰子見表未見其稟。濟曰謂或著勳績而

嬰時。善曰謂廣漢之屬。或有大才而無貴仕

謂賈誼之類也。翰曰皆揚清風於上列善作垂令

陳云總教修後矣

聞而不已。想琤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善曰胡廣

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今問今望左氏傳穆

羸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向曰上列上代也

鏗鏘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

都鄙。善曰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

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

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又曰石顯字君

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

政事事無小大因顯白決漢書谷永曰許班之

貴熏灼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

震都鄙翰曰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邪佞

用勢熏灼震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

徒隸齒名才五臣本難不其然乎。善曰論語曰

齊景公死之

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

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

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

平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

不其然乎齊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不得

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

此望漸臺而扼腕泉巨猾而餘怒。善曰漢書

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新臺上商人社吳殺莽

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東京

賦曰巨猾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誅於漸臺而梟首

良曰巨猾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誅於漸臺而梟首

故岳望之不疑於北闕軾樽里於武庫。善曰

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

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

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銑同善注酒池鑿於商辛追覆車而

不寤善曰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氏國語注曰鑿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翰曰商辛紂也為酒池以曲

陽備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善曰漢書曰王根修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决高都連竟外社上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游蕩無度向口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備淫造第以象之是無法陸

也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又視善曰家語曰命有始而必終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武雄略

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齊同善注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如武帝有雄才

大略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

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樂成侯登上書

言樂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良曰帝耽

弱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俾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

失水曝曝善作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陸擢仙

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

善曰薛綜曰海若海神楚辭曰今海若舞

馮夷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島海中洲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碣而失水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數千里或死於沙上得之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為明月珠漢書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薛綜曰平犯也

翰曰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深翔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故云雙陸

具銑曰又作仙致邛蒟矩其奚難人捧承露盤挹雲表之露

惟余欲而是恣。縱五臣本逸遊於角觝。郵五臣本絡甲

乙以珠翠。忍生民五臣本之減半。勒東岳以虛

美。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蒟醬

叩竹杖則開牂柯越雋漢書曰武帝作角觝戲文穎曰秦名此樂為角觝兩兩相當角力枝

藝射御故名角觝也班固漢書贊曰孝武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音義曰甲乙帳名也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

吏上壽盛稱虛美。良同善注。超長懷以遐

念。若循環之無賜。善曰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無盡時也

較角面朝之煥炳。次

後庭之荷靡。善曰言先明而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

虛賦曰飛織垂鬚扶輿荷靡較音校向曰言見較量而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之事亦荷靡可述也

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

明智。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鬪獸

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上問何故當熊婕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

王云諸事皆
挂成賦料

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翰衛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善曰漢

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曰鬢髮如雲之忍切荀悅漢紀曰趙女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左氏傳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黝黑而甚美光可以鑑人齊感善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黝黑光可以鑑人齊感善

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善曰以奇見幸故曰禍侈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妤好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轉究吾境之所暨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

至此盡銑曰便門橋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而善本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

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蕭天威之臨頽率軍禮以長檣利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

善曰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人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上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

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
致果為毅薛綜西京賦注曰華蓋星覆北斗王
者法而作之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壘
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
遠顏咫尺說文曰擅拜舉手下也漢書曰丞相
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倨敖也良
曰軍法既受命而忘其身戎政兵之政也果毅
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擅揖也

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憫輟駕而容與

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

汗矢言而不五臣本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

望於遷路尋賜劔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

疾於作于何而不存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

曰卑陋西北有孝里卑陋西有白起墓憫猶罔
罔失志之兒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
使王陵攻趙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
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
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
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
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
乃使使者賜之劔自殺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
得筭之多者也尚書曰率籲眾感出矢言何休
公羊注曰刎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
下俱害之道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
翰曰杜郵白起所死之地名岳求索此地已改
名孝里故云前號憫失意之兒矢直也言昭王
拒打直言不納反推怨以殺之闇
主即昭王也疾妬之臣謂范雎
城葺闕緝其五臣本堙人盡覓陸殿之餘基裁

峻波善作蛇以隱嶙力忍反善曰聲類曰秦

孝公作為咸陽築黃關緬盡兒也亡衍切峻蛇

類兒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峻蛇之長坂隱

嶙絕起兒良曰渭城古咸陽也冀關秦關名

緬微埋滅也峻嶙隱嶙將平之兒陞殿階也

想趙使之抱壁秦善曰史記曰

無意償趙城相如曰壁有瑕請指示王王授壁

相如因持壁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

城色故臣復取壁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壁

俱碎於柱矣相如以其壁腕柱欲以擊秦王乃

辭謝劉睨曰清兒也銑曰淵燕圖窮而荆發

怒目兒抗憤猶發憤楹柱也荆軻獻燕督亢之

紛絕袖而自引善曰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

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

引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揜秦王不中揜丁鳩切

濟同筑聲厲而高奮狙預潛鈔以脫贖頻忍切

善注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

筑聞於秦始皇始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

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鈔

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

離舉筑擊秦王中贖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

伺候也尚書刑德放曰贖者脫去人之贖也郭

璞三蒼解詁曰贖贖蓋贖音各一音據天位其

格向曰贖贖蓋骨也狙伺候也若茲亦狼狽而可愍五日本作愍善曰尚書

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

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

有大位乃狼狽若此可愍也簡良人以自輔謂

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善

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度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

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

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

劔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註曰

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銑曰

秦簡忠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鞅作苛法弃灰

於道者刑也斯乃矯殺大儒林墳於坑穽慈詩

子扶蘇於朔邊也捐奔也

書煬而為煙善曰史詩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

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李斯

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

語請守尉雜燒之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

熾猛為煬齊曰李斯勸始皇坑儒士焚詩書

國滅亡以斷後身刑鞅以啓先五臣本商法

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善曰史記曰秦孝公

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

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

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

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輓史記曰李

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

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

輓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前良曰國滅亡謂

秦也商鞅竟為**野蒲變而成脯死鹿化以為馬**

車裂李斯嘗斬

善曰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脯

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耶

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

謂鹿為馬也銑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

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假譏逆臣

蒲脯子史記不載見新說減榮傳晉書云司馬云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可保也

本作以天權錯衆口而寄坐善曰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權

莊子曰錯墨程之口向曰二世假借天兵在

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錯口而自寄坐

頸而顧問何五臣本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

聽惟請死而獲可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

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

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

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

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關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

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

願爲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弗許閻樂

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國語單襄公逮善本子

日兵在其頸不可久也翰同善注逮善本子

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五臣本禍勢土崩而莫

振作降王於路左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

日今使我齊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

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

殺高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紓徐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

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漢書

日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旁

濟日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立子嬰子

王勉夫云此受
院及子嬰則前
兩得可刪

散勢如土崩雖討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

軹道蕭收圖以相鄧料聊險易與五臣本衆寡

善曰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近遠險易

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也良曰沛公入咸陽

蕭和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

下戶口多少地形險易何由是爲漢相羽天

與而弗

五臣本作不

取冠沐猴而縱火

善曰史記曰客有說張耳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書曰羽西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銑曰項羽既

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猴也此所

謂天與不取也貫三光而洞五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

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相

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

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向曰上貫三光謂高

祖下及九泉謂項感市閭之敢阻井歎戶韓之

舊處蒸善本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時喻

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居望之以

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温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

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

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善曰說文曰敢麻蒸也

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

則有之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

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文

曰許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

邑之地又魏犇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

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

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翰曰韓延

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

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

萬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

附覽孟浩於
青陽一觀止雲
後魏於周

人數千送至渭城。藪井即渭城東賣麻蒸之市。
岳言延壽惠愛在人，能使丞屬號泣於闕下。人
願以百身贖其罪，初望之將案驗，延壽郡吉止
之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延壽雖有專
擅之罪，然有幹時之才，而望之宜存公忘私，安
可許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哉？乃不愛人之
才，成國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造，到長山而慄
傳，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也。
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
舉善曰：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
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
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
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
錫文曰：羣善必舉也。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
陵也。高祖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
之用，存威格乎天區，二墳掘，勿而莫禦，臨掩坎而

累林步毀垣以延佇。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
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
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
曰：脩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
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扑，楚辭曰：結幽蘭而
延佇。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至于天地崩
亡，則墳隴被發，掘不能禦也。土莽之亂，諸陵皆
見發掘，岳見壞墳，毀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
也。
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善曰：漢書曰：
惠帝葬安陵，
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楚辭曰：欲寂
寞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兒也。莫
靜也。翰曰：越於也。安陵，惠帝
陵也。其聲寂寞，無以褒貶也。
弔爰絲之正義。
五臣本 **伏梁劔於東郭。**善曰：漢書曰：表，益字絲
作議。居梁孝王欲為嗣，益進說正以此怨，益使人
刺殺益。安陵，郭門外益烏浪切。向同善注。

叙諸陵何以不
及霸陵平杜
陵

班固叙傳均安
報帝責通誅
錯害王臣也
躬之故也措讀
安仁勉則叶入聲
也

訊景皇於陽丘奚

五臣本
作爰

信譖

五臣本
作讒

而矜讞

五臣本
作殞

吳嗣於局下

蓋發怒於一博

成七國

之稱亂

翻

以誅錯

恨過聽

而

無

訛

無

訛

茲沮善而勸惡

善曰黃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
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黃

爾雅曰戲謔也

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

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

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

可成無討謂不誅

益也

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

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

毛長詩傳曰沮止也

銳曰陽丘景帝陵也景

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

子引博局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

王起七國兵反爰益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

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可兵

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讒謂聽爰益之計也矜譖

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

景帝過聽益之讒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即殺錯

此是沮天下為善者勸天下為惡者誠可恨之

些

此

孝元於涓瑩

執奄尹以明貶

善曰漢書曰

元帝葬涓瑩

善曰漢書曰

元帝葬涓瑩

善曰漢書曰

元帝葬涓瑩

善曰漢書曰

元帝葬涓瑩

善曰漢書曰

奄尹謂弘恭石顯也

班固漢書述曰闔尹之咎

穢我明德韋昭曰咎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

曰咎毀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

齊曰奄

尹弘恭石顯也執此以用之明元帝可貶也

襄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

善曰襄猶贊美

也夫君元帝也

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

置縣邑

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禮典

者皆廢之獨此可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襄耳夫君即元帝

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延陵

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

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

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曰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

帝陵快淫嬖之凶忍。勦小皇統之孕育。張舅

氏之奸漸貽漢宗以傾覆。善曰小雅曰狃怏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

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

日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

遺也左氏傳曰相曰傾覆我國家向曰快縱也舅氏篡弒之漸自此開張漢宗所以傾覆也

勦絕也舅氏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

王莽族也。法堯而承禪。永終古而不刊。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

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

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

封為高安侯故云僭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

不可刊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

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卅爛

五臣本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

作爛

五臣本

以明節

善曰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后不合葬故曰孤墳濟曰瞰視也康園平帝陵

也。鶩橫橋而旋軫。歷敞五臣本邑之南垂。善曰

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良曰橫橋橋名旋軫還車也弊邑岳自謂

長安也南垂南界也。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

房。郎之屈。勿音。疏南山以表闕。倬卓樊川以激

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办之所為。工徒斲而未

息。義兵紛以交馳。宗桃吐汗鳥而為沼。豈斯字

之獨墮。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

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

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

壞其室洿其宮而緒焉。汙與洿古字通方言曰隳壞也銑曰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

石為門懷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役鬼神營之亦猶不可況人力所為

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斲未畢沛公義兵已交馳於中矣凡臣弑君汚其宮而緒焉言秦宗廟尚

能不隳壞乎。由偽新之九廟。誇善本宗虞而

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搜佞哀以拜郎。善曰漢

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齊北

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

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誦六藝以飾奸焚詩書而為郎也翰同善注

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善曰漢書

樂經徵天下前一藝皆諸公車史記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諸

守尉雜燒之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

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向日莽誦六藝以飾奸詐秦

焚詩書而取面牆為惡不同同歸於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

中興善曰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仲德殷宗周宣

亂之後故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

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

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

知仁善曰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

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

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左右追謚曰思后故太子

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

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

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

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

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

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

之妣為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

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齊曰宣帝戾太子孫生數月而孤幽之園圖其

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
倡優千人樂千人邑名起於此戾王母即宣帝
母戾太子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
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
仁也詢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 善曰廣
宣帝名

登也長安園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
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汗下也
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 **開襟平清暑之館遊**
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日乎五柞之宮 善曰曹植閑居賦曰愬寒風而
九峻甘泉固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馬清暑
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漢書曰盤屋有五柞宮
也 翰曰清暑五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 善曰漢
柞皆漢宮觀名

日穿漕渠通渭如導曰水轉曰漕 銑乃有昆
日交渠溝渠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

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澁澁彌漫浩

如河漢 善曰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
明之池漢書曰武帝發謫吏穿昆明池
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吳都賦曰湏臾
汗汗溼溼森漫又曰泓澄森森傾溶沆瀣南都
賦曰布濩漫汗沆沆沆沆 **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

音先 向曰言廣大也 **且似暢谷夕類虛淵** 善曰西京賦曰日月
叶韻 於是乎出入象扶桑

與蒙汜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
出自暘谷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至
于虞淵是謂黃昏 銑曰麗著 **昔豫章之名宇**

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 五臣
作以

對牛女以雙峙 善曰西京賦曰豫章珍館揭焉
中峙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

觀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楚辭曰臨沅相之
玄淵善曰儀謂法象之也西都賦曰左牽牛而
右織女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
女象 齊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觀
儀法瑞星以石刻為 五臣本
牛女之宿列於池邊 萬載而不傾奄

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 五臣本
觀今數仞之

餘社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
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百

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 齊曰其謀
欲使萬代不毀而纒經百餘年而便摧落豫章

觀其高百尋至今傾 振驚于飛 鳧躍鴻漸 乘雲

頡頏 胡隨流澹 徒感澆 任港 潯 驚波 嗚所

啣 直陵 五臣本 艾 渠儼反 善曰蜀都賦曰
甲 作菱 中則有振驚鵝鴈毛詩曰振

鷺千飛爾雅曰舒鳧鷺毛萇詩傳曰鳧水鳥又

日大日鴻小日鴈周易曰鴻漸于陸魏都賦曰

羽翮頡頏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鳧飛而下曰

頡頏南都賦曰嚶嚶和鳴澹澹隨波上林賦曰澆

潯賈隆字林曰澆潯小水聲也西京賦曰散為

驚波上林賦曰嚶啣菁藻薛綜東京賦注曰菱

芡也芡雞頭也 良曰振鷺鳧鴻皆鳥名漸進

也 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頡頏鳥聲澹浮兒

翰曰澆潯出沒兒啣 華蓮爛於淥 五臣本
啣鳥食兒菱芡草名 華蓮爛於淥 作淥 沼青

蕃 煩 蔚平翠激 善曰說文曰蕃草茂也欽波際
也力奄切 濟曰蓮蕃皆草名

歛水 伊茲池之肇穿 肆水戰於荒服 志勤 善作

遠以極武 良無要 五臣本 於後福 善曰釋穿池

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
福謂冰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仍

福謂冰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仍

修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肆習也左氏傳周宰
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
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菜蔬毛實米物惟錯
要數也向同善注曰而菜蔬毛實米物惟錯

乃有贍平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善曰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
書曰賦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

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翰曰此中物產豐乎原陸先比厥寮司既富而
時毀之今更復也茅草也

教咸帥貧情同整檝權作五臣本收苦課獲引

識勺舉效鰥夫有室秋民以樂語冉有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其所

獲也杜預春秋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

多少也銑曰百春王司能使人富而又教之
人皆相帥同整舟楫魚於此池有所效獲而利

之婚姻以時愁徒觀其鼓柁徒切拖廻輪灑
人亦為樂也

釣五臣本投罔作五臣垂餌出入抵义初加切五
作鈎

來往善曰言欲迴輪必先鼓柁也郭璞方言曰
今江東人呼柁為軸舊說釣輪也謂為車

以收釣緝也輪或為綸毛萇詩傳曰緝綸也灑
亦投也擬拔也又取魚也西京賦曰以篋之

所攬捕齊曰拖船尾輪鉤織經連白鳴根郎
釣鉤餌魚餌杖可以刺魚

厲響貴鯢尾掣三牽兩善曰織經連白
歷丁尾掣昌三牽兩善曰織經連白

連羽連綴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
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音曳織經於前鳴

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
扣舟罔猶繫也書曰掣牽也良曰言三度掣

扣舟罔猶繫也書曰掣牽也良曰言三度掣

扣舟罔猶繫也書曰掣牽也良曰言三度掣

扣舟罔猶繫也書曰掣牽也良曰言三度掣

杜詩撐案波
倚抱

得魚於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善

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鯢二魚名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

鉤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繳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微也

向曰網鉅釣鉤也徽網也有在鉤及華魴躍鱗素鱣揚鱗

善曰薛著網者皆解取也華魴躍鱗素鱣揚鱗

賦注曰騞春也齊曰鮪鱣皆魚名雍五臣本華謂鮮華也躍鱗揚鱗言魚尚生者雍作養

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姐霍霍壘罪罪善曰周

饗中士鄭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也毛詩曰執其鑿刀良曰饗人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

細如線縷也鑿刀上鈴刀若飛謂疾也應紅鮮

刀刃而落於俎器中霍霍罪罪細淨見紅鮮

紛其初載賓旅竦而蓬去御既餐服以屬厭泊

恬靜以無欲音喻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善

傳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鞏洛之鱗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

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

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

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閭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

日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外曰豈將軍

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

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慎入賂廣

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欲而民自朴翰曰紅鮮鱸之色載或遲待也

言鱸初成賓旅竦踴以待御食既饗服之而屬

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

慮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善曰言將還也策

也毛詩曰文茵暢鞞楚辭曰新沐者必彈

也新浴者必振衣銑曰整衣冠將還也徘徊

徘徊

酈錫

五臣本

如渴如飢

心翹歎

五臣本

以仰止

不加敬而自祗

善曰酈鄆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毛

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之雖無所加

敬常自祗懼也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

善曰琴操曰崇侯諸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

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

人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

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敬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

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向曰言思賢之心豈

敢望夢三聖如十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酈及

德延祚莫貳其一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又曰作邑於酈又曰宅

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

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

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

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

二也濟曰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為之不日而

成酈鄆之都固大其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

降吉祥也此出積道德以延祚嗣永惟此邦云

天下無有二心之人惟其一也

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羸鋤以借子

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間田沾五臣本

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而愧而訟息

善曰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

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漢書賈

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曰敗借父耰鋤慮有德
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
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
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
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
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
路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史記張儀魏人也始嘗
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
儀儀以學而游說諸侯 銑曰此郡之風雖以
略聞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羸餘之
鋤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
色也蘇秦張儀喜秦政多僻得縱騁譎詐也虞
芮二日爭田見周人皆讓其畔訟者遂息退為
閑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化而人
情有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
異耳

下猶

善本無

鈞

善本

之埏

失埏

音植 善曰漢書董仲舒曰上

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
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
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公曰埏和
也埴上也謂和土以為器也 良注同 雖善
無此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 情農好利不昏
善本 作勞密邇儉 狃戎馬生郊 善曰漢書
作昏 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利說文曰溷
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左
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儉狃孔熾
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 向曰五方所湊
溷亂之地農人怠惰不疆作勞溷亂昏疆也而
制者必割實存操 乃 善曰漢書賈誼曰黃帝
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制焉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 良曰為政臨人亦由操刀制割惟意

所擬而成言雖溷淆戎

馬之地而化由上也

替鐵杖五臣本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

竊善曰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

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也銑曰言為政由人但仗信義莫

不盡其情自絕營欲雖雖智不能理明不

賞之使竊之不為也雖智不能理明不

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已雖無才能然任

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

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字非也翰曰言

我雖不能明察任信無欲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之心庶幾免于罪戾也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善曰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

曰訊來哲以通情向曰至如禮樂化人非我

能及以待將

來之智者矣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